



從心隨境轉說到境由心生

——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六日講於舊金山法王寺

幻生

妙境法師！諸位居士！

這次我要感謝妙境法師的一片盛意，提供一個很好的機緣，要我在這裏跟大家談論佛法上的問題，感到非常高興！

今天我的講題——從心隨境轉說到境由心生。爲什麼我要提出這一個題目來講？因爲，我個人深深地感覺到：我們生活在這個宇宙世界裏，我們對於這個存在的客觀宇宙世界，能夠了解多少？外在的現象世界，它底起源又是怎樣？關於這些問題，我們一般人平日是很少注意的。我們既然生活在這個世間上，每天從早到晚，眼所見到的，耳所聽到的，乃至我們意識上所思惟到的，這一切的事事物物，我們應該對它有一正確的基本認識，如果我們對於環繞在我們週遭的這些東西，它的產生與起源，全然無知，則便辜負了我們的一生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想就佛法的立場

，對於這些問題，提出來跟大家談談。

在這個講題裏面，有二個比較重要的字，我先提出來作一簡單的解釋。一個是「心」字，一個是「境」字。什麼叫做「心」？在佛教的經論中，對心的解釋有多種，對心的分類也有多種，這些，我想凡是閱讀過佛教經論的人，大抵都會知道的。在這裏，我們不做專門性的分析論究，只作一極普通的解釋：凡是我們能思、能想、能見、能聽，乃至身體能感觸到的，便稱之爲心。如用現代哲學或心理學的名詞來說，就是一切精神活動的主體，具有認知功能作用的，它便是心。人與物質的不同，也就是因爲人具有精神活動的認知功能的存在，而物質不具有此一功能，這是人與物質不同的分別，舉例而言，我對手中拿着的麥克風說：「麥克風！您認識我嗎？您知道我嗎？」麥克風對我沒有任何反應，因爲麥克風是一金屬的物質，它沒有精神活動的認知功能，所以，

它不會認識我，更不會知道我。如果我以同樣的情形，而對一個活活潑潑的人說：「您認識我嗎？您知道我嗎？」對方會明白地回答我，他是認識而知道我的。爲什麼一個活潑的人對我會有反應呢？便是因爲他有精神活動的認知功能存在的關係。假如一個人失去了他的精神活動的認知功能，我們就不稱他叫做人了，必須要在人字上面加一個分別的形容詞，稱他叫做「死去了的人」。不過，當一個人熟睡或是昏迷過去的時候，雖然他的認知功能也不發生作用，可是，他和一個死去了的人情形不同，因爲他的精神活動仍然存在，只是暫時在一個休止活動的狀態下，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，他的認知功能又會恢復正常活動。至於麼叫做「境」？佛經中也將境稱做「外境」，就是指個人生命自體（精神活動）以外的一切現象世界；這些現象世界，能夠引起我們認識作用的，便稱之境。能夠引發我們認識作用的，不論它是我們眼睛所見到的，一切形形色色的現象世界，或是耳朵所聽到的一切聲音等等，都是屬於外境。

我們生活在這個世間上，每天清晨醒來以後，眼見耳聞，乃至內心所想到的一切，都離不開外在的現象世界；外在的現象世界，對於我們人生的關係太重要了。至於外在的現象世界與我們內在的精神活動的關係又是怎樣呢？關於這個問題，一般人所能體驗認識到的，是我們的精神活動受制於現象世界。現象世界是主體，精神活動是被動的客體而已。所以，我們內心的認識活動，是由外在的客觀對象所引生的。舉例而言，今天我們上街，見到一個窮苦的老人，我們對他興起一片同情的慈悲之心，施捨金錢物質給他。我們內心會生起同情的仁慈之心，是因爲外面的這個弧苦可憐的老人而來，如果沒有這個可憐的長者，我們的同情心是不會生起的，更不會施捨金錢給他。大家想一想，我們的同情心是不是由外境所引生的？外境是一個主要的引導者，我們的

好心成了一個被引生的被動者。這是屬於眼所見到的事例。如從無形的聲音而言，情形也是一樣的。諸位今天來聽我演講，你們的目的，是聽聞佛法。當你們走進法王寺的時候，見到了我，誠懇恭敬地向我致問：「法師！您近來好嗎？」我回答的語言，可能引起您們幾種不同的內心反映。假如我這樣回答您們：「謝謝您的關心，我近來很好。你們大家也好吧？」您們聽後，心裏是平靜的，暖暖的，認爲我是一個平易而可以親近的人。如果我改用粗野的語言回答您：「少囉嗦！我好不好跟你何關？」您們聽後，內心的反映又是怎樣？我想，一定是痛苦的，憤怒的。甚至有人指着我的面孔訶斥道：「您是什麼東西？我們好心好意的問候您，您竟然用這種粗野無禮的態度對待我們。我們不受您這一套。回家去！不聽你演講。」你們的平靜心和憤怒心，都是因我的語言而起，我的語言是一個主動者；您的內心變成一個被動者。假如沒有我的語言，您們當然也就沒有所謂平靜和憤怒的心出現了。

我們僑居在美國的中國人，諸位有的從事貿易經商工作。今天早上，有位客戶，有一批貨物賣給您，本來您是不想買的，可是，經不起對方的苦苦要求，您勉強的買下了；到了下午，這批貨物突然漲價，您賺到了五百萬美元的利潤，那時您的心情是怎樣？一定是歡天喜地，高興極了。相反地，假如您買下的這批貨品，到了下午，突然跌價，您要虧損五百萬元美金成本，那時您的心情又是怎樣？無疑地，是懊悔、痛苦、難過、失望，一連串的內心複雜情緒，久久揮之不去。請您想一想，您的歡樂與痛苦，是緣何而來？明白地說，不還是因金錢的得失爲一主要關鍵。金錢的得失，既然成爲導致我們內心的歡樂與痛苦的根源，我們的內心，不就變爲一個被動者嗎？

金錢的得失，對於我們內心的影響，既然是如此，而名譽權

力的得失，給與我們內心的影響，又何獨不然？比如說，美國雷根總統今天突然提名您為美國國務卿，當您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您的內心情緒是怎樣？一定是高興快樂。「一登龍門，則聲價十倍。」您的知名度，也立即為美國及全世界所共知。假如雷根總統在您出任國務卿不到一個月的時候，又突然下令免除您的國務卿職務，那時您的心情又是怎樣？無疑地，您彷彿從三十三天跌落到十八層的深淵，痛苦難過。名譽與權力都是外在的，為什麼外在東西的得失而影響到您的心情？您的心情不是明顯地被着外物所牽引主使的嗎？這不就是「心隨境轉」！

我們時常聽人談起，說到目前的這個現實社會，是個酒醉金迷無奇不有的花花世界，它的誘惑力太大了，年輕人進入這個社會，如果把握不住，經不起它的誘惑，很快地就會墮落下去，無法自拔！就一般情形看來，的確如此。年輕人的思想性向未定，見異思遷，受到社會環境的引誘，往往迷失在這個罪惡的社會裏。社會的一切，既能引誘我們，支配我們，我們的精神活動，完全被它操縱，受制於它，這不是說明了我們的精神活動是由外境所引生的，外境是主體，精神活動是客體；主體的外境轉變，我們的精神活動也跟着它轉變嗎？

關於「心隨境轉」的問題，從上面所舉的事例中，以及諸位在日常生活中所觀察體認到的，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不過，我們的精神活動，是否由外在的現象世界所引生，而外在的一切現象世界，它的來源又是怎樣？這是值得進一步論究的問題。

上面說到，精神活動是由外在的客觀現象所引生的，精神活動是隨着外境而轉變的。但是，事實真相是否如此？根據唯識學的法義來看，並不是這樣。精神活動是屬於內在的，客觀對象是屬於外在的。一個認識作用的形成，是有兩個來源的：一個是能認識的精神活動主體——心識，一個是所認識的客觀對象——外

境；當能認識的精神主體與所認識的客觀對象集合到一起的時候，才會產生一個認識的結果。所以，一個認識的形成，必須要具有能認識與所認識的第二方面，缺一不可的。諸位今天見到我，認識了我，我是一個被你們認識的對象；你們怎麼會認識我的？因為你們具有能認識的精神活動存在的緣故。假如你們沒有能認識的精神活動存在，你們會認識我嗎？你們會有一個認識的結果出現嗎？同樣地，如果只有你們能認識的精神活動存在，而沒有所認識的客觀對象，能夠產生你們的認識作用嗎？我問你們，外面的天空中有什麼東西？你們看過的人，一定會告訴我，蔚藍色的天空裏，什麼都沒有。假如天空中有二片白雲，或有一架飛機飛行，你們看過以後，一定會說，天上有二朵白雲和一架飛機。這二片白雲和一架飛機，便是你們的認識對象，完成你們的認識作用。所以，一個認識作用的形成，一定不能離開認識與所認識的，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種，都不會有了一個認識作用的出現。

認識作用的形成，既然來自能認識與所認識的兩方面，但是，到底是以能認識為主還是以所認識的為主？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。如以所認識的為主，能認識為附從，這便是我們上面所說的「心隨境轉」了；如以能認識的為主，所認識的為從屬，這就是我們下面所要說明的「境由心生」的主題。

說到能認識與所認識何者為主的問題，現在我先做一動作，來說明這個問題。請諸位注意看着我，我在做什麼動作？諸位當然看到，我在做揮手的告別動作。請你們把眼睛緊閉起來，你們知道我又在做什麼動作？我想，你們沒有一個人會知道的。告訴你們，我仍然是在做揮手告別動作。我的動作沒有改變，為什麼您的眼睛睜開的時候，知道我的動作；為什麼您的眼睛緊閉的時候，就不知道我的動作呢？什麼叫做「不知道」？「不知道」就是根本沒有這一動作的存在。現在請諸位仔細地想一想，外在的動

作存在與否，究竟是取決於什麼來決定的；一個認識作用的形成，到底以何者為主體？

在一個人活着清醒的時候，有人跟他爭吵，他會知道得清清楚楚；可是，當他死亡以後，同樣地有人跟他爭吵，他會知道吧？當然，他是不會知道的。在他活着的時候，他有能認識的精神活動作用存在，所以他能夠知道外在的一切；當他死亡之後，他的能認識的精神活動作用沒有了，所以他不能知道外在的一切。從這個最好懂的事例中，我們可以知道：外在的存在，是不能離開能認識的精神主體；有能認識的精神主體存在，才有外在的一切存在；沒有能認識的精神主體存在，也就沒有一切外在的存在了。

客觀的外在存在，是由能認識的存在而存在的，當能認識的範圍沒有達到那裏的時候，雖然有着外在的存在，對一個認識者而言，仍然是沒有它的存在的。諸位在法王寺裏面，山下的高速公路上，現在有二部車子相撞，兩位駕駛者走下來爭吵打架，您們會知道此事嗎？當然諸位不會知道。爲什麼不會知道？因爲我們能認識的範圍沒有接觸到那裏的緣故。進一步說，就是我們的認識範圍已經接觸到那裏的時候，由於我們的認識疏忽，明明見到的東西，而不知道它的存在。諸位太太小姐們，在你們過去的生活中，可能總有這種經驗，當您的心情慌亂的時候，您的朋友在外面急着催您上車，您的手提包明明掛在膀子上，門上的鎖匙握在手裏，可是您還是到處尋找皮包和鎖匙，對於手中拿着的東西彷彿視而不見，不知道手裏拿着的就是您所尋找的東西。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並非能認識的範圍沒有認識到那裏，只是在認識的過程中沒有專心注意罷了。沒有專心注意，也就等於沒有它的存在。誠如中國孔子所說：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。」外在的存在，是不能離開能認識的心體的。

我們認識到的外在一切，就一般而言，大體都是相同的，如果進一步分析研究，在相同的當中還有不相同的成分；這種不同的原因，便是來自我們認識的心體不同。諸位女士們，當您們到百貨公司購買衣服的時候，有人喜愛紅色的衣服，有人喜愛黃色的衣服，有人喜愛綠色的衣服；喜愛紅色衣服的人，不一定會喜愛黃色和綠色的，同樣地，喜愛黃色與綠色衣服的人，也不一定會欣賞紅色的衣服。外在東西的本身，是沒有變化的，爲什麼我們對它會有喜愛和不喜愛的不同分別，這些不同分別的主因，不是來自我們的認識心體嗎？我們喜愛的東西，它底價值隨着我們的喜愛相對地提高，我們不喜的東西，它的價值也會隨着我們的不喜愛而相對地降低。客觀對象存在的價值，是取決於我們每個人的認識心不同而不同的。

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，我們對它的認識，並非一成不變永遠如此的。我們認識上起了變化，或是一時情緒上發生變化，對於外在的認識，也會產生變化的。比如：今天我最欣賞的一幅字畫，它的美感和價值，到達一個最高的極點，可是，過了一個時期之後，我對它的認識起了變化，它的美感和價值，急速地下降到一個最低的低點。外在的事物沒有變化，這完全是我們認識上的變化。由於我們認識上的變化，我們所認識的一切，也就同樣起了變化。我們平日最心愛的東西，當我們與人爭吵的時候，煩惱重重，情緒激動，往往對心愛的東西發生厭惡，予以破壞。這種事情，不是外在的東西有了變化，也不我們理性的認識上產生變化，完全是由於一時的煩惱情緒衝動所導致的行爲。什麼是煩惱情緒衝動的行爲？明白地說，就是我們的內心行爲。

如上所說，客觀的存在，不能離開認識的心體，認識心體的變化，客觀存在的一切也跟着變化。那末，客觀存在的一切，又是從何而來的？論到這個問題，就佛法的立場而言，也有二種不

同的說法；依如來藏緣起一系的經論說，客觀存在的一切，就是我們心體的直接呈現。如大乘起信論說：『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』。心就是宇宙的本體，由宇宙的本體呈現的一切現象世界，則一切現象世界當然就是心體的呈現。如依唯識學經的論來說，客觀存在的一切，是心識所變現的。如解深密經說：『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。此中無有少法能取少法。』關於客觀存在的一切現象世界就是主觀心識變現的問題，一般人是難以同意接受這一種說法的。因為，外在的東西，明明是在我們身體之外的，怎麼能夠說是我們心識變現的？如果外在的東西是心識變現的，諸位可以提出一大堆的理由證據來駁倒這種說法。我們僑居在美國，每當要省親的時候，總要乘坐十多小時的飛機回到台灣或香港，才能見到親人，如若外在的一切是唯心所變，爲什麼我們不能變現親人在身邊？既然不能變現，便證明外在的一切不是唯心所變的。諸如此類的問題，舉不勝舉。不過，唯識學所說的客觀的一切是唯識所變的，是從另一角度來說明的。現在我們先舉例說明：諸位都照過鏡子，有照鏡子的習慣和經驗，當我們拿起鏡子來的時候，我們面孔會反映在鏡子裏面，鏡子裏面的面孔，便是我們面孔的外，再爲我們眼睛所見，所以，我們見到鏡子裏的面孔，不以爲異，知道那就是自己的面孔。假如諸位從來沒有照過鏡子，第一次見到鏡子裏面出現的面孔，會知道那就是自己嗎？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，在一面鏡子前面，他會知道鏡子裏的小孩就是自己嗎？當然他不會知道。因爲他不知道那就是自己，所以才會啊啊跟他講話，發出癡癡的傻笑，用手去抓他。楞嚴經裏有一故事；演若達多是個從不梳洗的人，蓬頭垢面，古代沒有鏡子，他無法認識自己的「廬山面目」。一天，他口渴了，走到河邊喝水，河水清澈見底，當他俯下身子的時候，見到水裏有一蓬頭垢面猙獰可怕的影像，演若達多轉身就逃，逢人便告，河裏有一鬼魅，是如何如何的形像。他何嘗知道，水裏的鬼魅，

便是他自己的一副尊容！人類的認識，就是這樣：明明是自己的心像外現，却將這外現的心像，誤認爲外在的東西，而加以執着。這種情形，不僅我們人類如此，就是其它的動物，亦不例外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新竹福嚴精舍，那裏養了一隻小貓，每天由我負責餵牠，牠吃飽了，時常跑到我的房裏，我在看書，牠就跳到我的桌子上睡覺。有時將牠趕下來，過了一會兒，牠又跳上來了。我的書桌上，放着一面鏡子，有一次，我拿起鏡子遠遠地對着牠照，牠看到鏡子裏也有一隻小貓，起初牠用前爪去抓，鏡子裏的小貓也是同樣的抓過來。這時牠開始緊張起來了。四腳站起，腰背一弓，全身游毛都豎立起來，做着要跟對方決鬥的樣子，鏡子裏的小貓，當然也是和牠同一樣的姿態，毫不退縮。牠兇狠地看着對方，對方也兇狠地注視着牠，也許牠想到對方這個敵人不簡單，絲毫不怕牠，牠很快地從我桌子上跳下逃走了。小貓見到鏡子裏的對象，牠何嘗知道那就是自己影子的外現，而誤認爲外在的敵人。我們人類，不也是如此。

我想，我們都是做過夢的。我們的一生，不只做過一次夢，而是做過很多很多次的夢。有時，一個夜裏，一個夢接着一個夢的做下去。我們做的夢，有些是可怕的惡夢，比如跟人打鬥，被人打傷了，或是被人打死了；也有些夢是歡樂的好夢，如升官發財，與家人團聚等等。在這些夢裏，有些夢做得非常模糊，沒有醒來就忘記了；有些夢是很清楚的，夢中的一切，醒來歷歷如繪。不管這些夢的情形怎樣，當我們正在做夢的時候，夢未醒來，誰會知道夢裏的一切是真的還是假的？我想，那時的我們，沒有人不把夢裏的一切都當做真的，直到我們醒來的時候，才知道夢裏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完全是內心的反射作用。同樣的情形，我們現在對於世間的一切，不知道它是心識所變現的，處處都是外在的，實在的，這和我們在夢中所認識到的，又有什麼兩樣？等到我們的無明煩惱完全斷盡，內心澄澈，出世的無漏智慧生起，再

來觀看這個世間，才會知道它的真相。中國佛教古德曾說：『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』現在的我們，何嘗不是在另一個夢中？我們不用等到煩惱斷盡，無漏智慧生起，來觀看這個世間的一切，知到它是唯心所現；即以我們當前的一切而論，又何獨不然？諸位年紀最輕的，我想也有三十左右，我們仔細地回憶一下我們的這一生，自從有記憶開始，直到現在，我們這一生中所以見的種種，以及所遭遇到的種種，又是怎樣呢？幼年時代的遊戲伴侶，學校的師長和同學，服務機構的同事、上司，一般的親戚朋友，家中的父母兄弟姐妹，許多歡樂恩怨，是非非，說不完的一切，現在又是如何？過去了的種種，我們能夠追得回來吧？我們回憶過去的一生，與我們夢醒以後回憶夢中的一切，又有什麼實質上的差異？所以，一個人到了老年，回憶他的一生，往往有着『人生如夢』的感覺。諸葛孔明曾經自負地說過：『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！』我們誰能像諸葛孔明一樣，從這個漫漫長夜的人生夢境裏覺醒過來，清晰而明確地認識到這個宇宙世界的真正面目呢？

客觀宇宙一切，是衆生心識所變現的。同一事物，由於衆生的業力和種類不同，各各所見到的，自然也就各各不同。無著的攝大乘論裏，有一『二境應四心』的例證：我們人類看到的『水』，這是我們人類業力所共同變現的『水』，在水生動物的魚蝦等看來，那就不是『水』了，而是牠們居住生存的世界，活動的空間。牠們一時一刻不能離開它而生存，離開了它就會死亡。這和我們人類不能離開大氣層，離開了大氣層，就會因『缺氧』而死亡的情形一樣。餓鬼道的衆生，看到人類的『水』，又變成了可怕的『膿河』；天趣的衆生，看到的『水』，又成了衆寶莊嚴的『琉璃世界』。同一的東西，由於各各所見不同，到底是人類見到的正確，還是其他衆生見到的正確，這是一個很難判定的問題。如就各類衆生的本身立場而言，它們見到的都是最正確而真

實的。從不同種類的衆生所認識到的客觀對象，在同一的客觀對象上而產生了如此不同的差異，這不是明顯地證明了一切外境都是來自衆生的心識變現嗎？至於心識變現的根源，是因衆生各自業力不同的因素而來。

就我們人類來說，許多戴着太陽眼鏡的人，他們所看到的宇宙世界，是灰色而暗淡的；不戴太陽眼鏡的人，他們所見到的宇宙世界，又是另一種風光。這種不同的色彩，主要來自太陽眼鏡。但是，我們不能否認戴太陽眼鏡的人，所見到的外物色彩不是真實正確的，因為，任何人戴起太陽眼鏡來，所見到都是相同的。太陽眼鏡，不就是代表着衆生的業力嗎？由於業力的因素不同，所見到的外物也就自然各異。一個肉食主義的人，看到鷄鴨魚肉山珍海味，視為最好的美食，但是一個素食主義者的眼中，那不過是一堆動物的屍體，有何美味可言？肉食者的胃囊裏，只是埋葬動物的墳場而已。

依據大乘佛法如來藏系的思想來看，客觀存在的一切，不僅只是心識的變現，它『就是由心所生的。經中曾說：『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』法是什麼？法便是指宇宙的一切事物。宇宙的一切事物，明白地說，就是由我們的心所生起的。『境由心生』，是大乘佛法的重要法義之一。經論裏對這方面的說明文字很多，我們不做廣泛引證。俗語說得好，『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』確實如此。我們白天心裏常常想什麼，自然而然夜裏就有那個夢境出現。我們從許多犯罪者的口述中，得到一個共同的經驗結論，凡是做過傷天害理的人，在逃亡的日子裏，常常見到被害者向他索命的情景。一個藝術家，經過他的思惟構想，一幅巧奪天工的美麗圖畫呈現眼前，這種從無到有的外境，不是由心創造出來的嗎？一個偉大的工程設計師，運用他的智慧構思，設計出許多模型圖樣，琳瑯滿目，依樣建築，便成許多具體實物的景觀。這些由內心智創造的成果，我們能說不是『境由心

生」？

一個虔誠的佛教徒，每天唸佛拜佛，持咒誦經，觀想佛菩薩的種種相好，久而久之，精神能夠凝聚持久不散，佛菩薩的光明形像，便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眼前。這種境界，不是一般所謂「幻影」或「幻境」，而是一種最親切最真實的自然境界。至於這種境界的來源，便是由於內心的寧靜，思維觀想力凝聚到某種程度的時候，自然而然地產生的。許多從事宗教生活實踐體驗的人，當他的精神凝聚功夫到達某種程度，見到許多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是極為尋常的事。因心力凝聚而見到的許多真實境界，這些境界，當然不是來自外界的，完全是由內心所生的。至於說到這些內心現起的境界，出現的時間久暫，其顯明度如何的問題，這便視各人心力凝聚的功夫情形而定。功夫深厚的人，境界的出現自然是持久而鮮明的，歷久不變；功夫不深的人，也許只能偶一見之，其時間與明顯度自然也相對地較差。一個在佛法上具有深厚禪觀境界工夫的人，他所見到的一些特殊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可以做到「隨心所欲」的操縱程度，要來就來，要去就去，自己可以做得主的。這與其他宗教從事「靈修」生活的人，所見到的耶和華與瑪莉亞，只能「偶爾」見到一次的情形，有着實質上的根本差異，不能同日而語的。

去年我在洛杉磯的時候，有一位信佛的居士（現在已經出家了），請我到他家中去看看他的佛堂。他告訴我說：自從他父親去世之後，爲了報答父恩，發心閉了三年關。每天除了唸佛禮佛之外，只誦阿彌陀經。關中實行禁語，不見任何人。過着「日中一食」，「夜不倒單」的苦修生活。平日生活必須品，每隔數日，由其子女開車送來。有人按門鈴，相應不理。其子女備有門上鎖匙，自動開啟送物進來。他的這棟靜室後面，有一花園，花叢間有二塊石頭，其前有一方空地。每當他坐在客廳中唸佛觀想，由落地的玻璃窗戶外望，花叢中的二塊石頭，其一變成觀音菩薩，

另一變成阿彌陀佛，相貌衣角，歷歷分明。其前的一方空地，變成八功德水的七寶池塘；並有一鳥念佛念法念僧。照他所陳述的，就是阿彌陀佛所描述的極樂世界的風光。我坐在他的同一角度，依着他所指的方向遠遠地看去，怎麼也看不出極樂世界的圖形。不過，我相信他所說的都是真實的，絕非騙人的假話。因爲我知道一個專心觀想修持的人，內心的凝聚力一升起的時候，觀想的境界會立即現前的，並不爲奇；即使沒有外在的石頭等事物爲助緣，它依然是會出現的。這對一個有着同樣從事宗教生活的體驗者，絲毫沒有懷疑，完全能夠接受的。但是，如果對於一個沒有宗教生活體驗的人，那就無法相信了。

「從心隨境轉說到境由心生」的問題，上面我們做了一番粗略地說明與舉例。關於「心隨境轉」——精神活動爲外物所引誘與操縱，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能夠體驗得到的，並不難懂。至於「境由心生」——客觀存在的事物是由精神活動所變現生起的，從理論的說明與事實的舉證中，大家也許不能否認這一理論，但是，要將這一理論運用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來，做爲我們正確的宇宙人生觀，糾正傳統的錯誤認識，那就比較難了；必須經過一段長期的修習訓練，才能逐漸做到。許多理論，說來容易，實行起來就不簡單了。

末後，我說一個故事，結束今天的談話。有位學佛五十年的老居士，每日讀誦金剛經，自認對金剛經中的「無我相」一語，已經切實地做到了。一天，他對一位好友說學佛五十年來，不敢自跨有什麼成就，「無我」是做到的了。他的朋友順手一個狠狠的耳光子，「胡說什麼？」老居士冒火了：「我好好地跟您講話，您怎麼可以無禮動手打人？」朋友說：「我沒有打您！」您明明動手打我，還賭……。「老兄！我打的是一個「有我相」的人，您不是做到「無我相」嗎？我怎麼會打您哩！」

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八日寫於舊金山法王寺